

傅查新昌 黄向辉 著

学林出版社

失衡的游戏

领域的招徕
西方文化的
一大批著名作
存在的各种鲜为人
问题，写了作者经历
，还对文化堕落，权
淫嫖娼等社会现象，作
的批评，字里行间到
人们最关注的文
问题。

抒情时代的失语症
女性写作与性迷惘
质疑的道德底线
怀着仇富心态的局外人
坏心情与可耻的极限

I206.7

131

2005

失衡的 游戏

傅查新昌
黄向辉 著

抒情时代的失语症
女性写作与性迷惘
质疑的道德底线
怀着仇富心态的局外人
坏心情与可耻的极限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衡的游戏/傅查新昌,黄向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9

ISBN 7-80668-957-5

I. 失... II. ①傅...②黄... III. 当代文学—文学
评论—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6778 号

失衡的游戏



作 者—— 傅查新昌 黄向辉
责任编辑—— 王后法 褚大为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8.8 万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68-957-5/I · 251
定 价—— 16.00 元



傅查新昌简介

傅查新昌，1961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会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语和俄罗斯语等多种民族语言，从事过教师、警察、记者和报纸副刊编辑等工作。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文艺评论，都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引起了国内读者和学者们的关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甜蜜的家園》、《父亲之死》，中篇小说集《人的故事》，散文集《我就这么活着》、《地皮酒》，长篇小说《明净的地方》、《毛病》、《时髦圈子》等，《玉米使者》系列散文曾获首届“全国路遥青年文学奖”，《父亲之死》获全国第六届“骏马”文学奖。现在新疆某税务机关工作。

- | | |
|----------|--------------|
| 《甜蜜的家園》 | 199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 《父亲之死》 | 199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 《人的故事》 | 199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 《我就这么活着》 | 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地皮酒》 | 200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 |
| 《明净的地方》 | 2002年中国税务出版社 |
| 《毛病》 | 2003年花城出版社 |
| 《时髦圈子》 | 2004年花城出版社 |



黄向辉简介

黄向辉, 1967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1990年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外语系。新疆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曾任教于新疆财经学院, 现在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授大学英语并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迄今发表论文数篇及部分译著。

出生在伊犁河畔,生长在天山脚下,一位锡伯族作家,冲破世俗传统的桎梏,激扬文字,直面中国文学的创作时弊。

喧嚣的都市遮掩不住宁静悠远的思绪,纷繁的市井打磨不掉对自由空灵的向往。一位酷爱文学的大学女教师,以理性的目光,探求前卫作家的思想脉动。

序

贾植芳

3月的一天,黄川教授和他女儿向辉来寓相访。向辉说到自己与新疆作家傅查新昌刚刚写完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她很希望我给他们的专著写篇序言,还鼎力推荐傅查新昌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锡伯族作家。当我读完书稿,深感意外。我国的文学批评往往局限于友情吹捧和过度神化或鬼化的范畴,很少看到这样尖锐的批评专著,还没有开创出一个公正的批评空间。因此,向辉和傅查新昌的《失衡的游戏》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批评专著。而向辉生活在上海,傅查新昌却长期生活在边远的新疆,他们用对话的形式,竟然探讨了那么多别人不敢正视的社会问题和文学创作的时弊,这真使我非常惊讶。

由于年事已高,我很少看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只知道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书名。在《失衡的游戏》中,他们围绕文学研究在“历史”这个维度上出现的令人忧虑的贫弱化倾向,大胆援引东西方先哲的经典,寻找东西方文化差异,指出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这都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几篇文章提到了作家的“精神撒娇”,我被作者敏锐的观察力所吸引。我喜欢这两位作者的心灵风度,当今的中国文坛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如“身体写作”、“妓女写作”、“胸口写作”等等,而这样的作品总是被炒得天昏地暗。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使我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应

该是敢说真话的人,尽管有艰难险阻,但他们的书写与言说,至少在学术上捍卫了批评者的责任感。《失衡的游戏》不仅要和广大读者见面,而且很可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想,这部批评专著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是因为它表达了我对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我希望这部书尽快出版发行,以此作为开创中国文学批评新空间的前导。

2005年3月25日上海

目录 失衡的游戏

序	贾植芳(1)
---------	--------

第一部

1. 我们是否属于自己的时代	(1)
2. 失衡的游戏	(22)
3. 抒情时代的失语症	(41)
4. 女性写作与性迷惘	(55)
5. 质疑的道德底线	(67)

第二部

1. 解读精神圈	(80)
2. 怀着仇富心态的局外人	(91)
3. 坏心情与可耻的极限	(101)
4. 道德是对他人负责	(109)
5. 网络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20)

第三部

1. 昌耀的疯癫性抒情	(132)
2. 于坚的“大师”游戏	(147)
3. 病诟余华的《活着》	(161)
4. 遭遇董立勃的《白豆》	(171)
5. 隐匿在时代边缘的个人写作	(194)

第四部

1. 谢有顺的附庸风雅	(205)
2. 刘亮程的过渡性顽念写作	(211)
3. 周涛散文的历史性尴尬	(218)

4. 傅查新昌的迷惘 (229)

5. 黄向辉的冷酷质疑 (237)

第五部

1. 传说之死 (244)

2. 向内心窥视 (251)

3. 作家的灵魂比文学重要 (254)

4. 作家不是现实的复印机 (260)

5. 写作情怀和精神状态 (265)

结束语 (275)

第一部

1. 我们是否属于自己的时代

向辉：我这次来新疆的主要目的，想和你交流一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的认识和看法，这是我近两年来的一个愿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在切入主题之前，就从你最近的创作状态开始吧。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分析，你的文学创作，从《毛病》和《时髦圈子》开始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人性裂变、物质欲望、身体语言。以我的阅读感受来看，你最近的创作，从描绘人类苦难的小说创作，逐渐转向了对伪崇高和流行文化时尚的反讽与批判。比如，从余秋雨、贾平凹、周涛等文化人，到语言交际问题、卖淫嫖娼、爱情关系、网络文化、社会制度或经济关系，以及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平时不参加任何文艺圈子的活动，一直隐匿在时代的边缘进行个人写作，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使你能够进入这

种状态的？

傅查：是造化的力量。大约二十年前，我还在尴尬的青春期里，像快乐的牲口，沉浸于灵魂的自我拯救时，就从马尔兹的《你的潜能》里，找到了自我意象，或者说，找到了“我属于哪种人”的自我观念，它建立在人们的自我信念之上。此外，还要保持精神愉快的思维方法。过去的十年里，我关注于民族的苦难，以不尽的高扬意志，寻求一种写作良途。由于时代的急骤变迁，我对现实人事的思考与感悟，历史和价值在心灵中被分裂，打破了内心与外界的和谐，从理智上疏远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但从未停止小说创作，只是在向关注现代人性的转型中，间隔着一场人生的大困顿。困顿所带来的往往是迷惘和幻灭。在这样的时刻，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一种精神归宿。读中国的古书，常常使人能安静下来，陶冶情趣，也可获得知识、见解、文采和消遣。但这只不过是儒融合于人际世俗，庄融合于自然山水而已。迷恋了这美的意境后，它势必会消融你身上的狂气，吮吸你仅有的感性生命，不知不觉地使你变成一个中庸的、圆滑的、彬彬有礼的、富有传统美德的绅士。我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生活在纯朴而健康的锡伯军营里，他们那种粗犷而旺盛的生命活力，给了我赤诚和热情。

向辉：你是新疆作家，又是少数民族，但在思想上，你往往是西方化的，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进行剖析批判。在比较、剖析和批判之中，难免引起内心的快乐与痛苦，这快乐来自知识，来自写作本身，而痛苦来自批评的艰难，来自你的批评话语、现实生活和异常思维，不能摆脱现实社会的制约和规范。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国外流行什么主义，国内很

快就有人奋起响应,原本集体意识很强的格局突然变得一盘散沙,要么板结,要么全盘西化,这至少是近代社会不断重演的现象。

傅查:在当代中国,有一些作家丧失了灵魂,扮演着特殊类型的滑稽角色,用国家级的煽情伎俩,给一些庸众带来了非常恶心的阅读快乐感。另一个层面,还有一些像张承志一类的作家,与这个时代、一些庸众格格不入,内心充满激烈的冲突。有位大学教授说得很形象:“心情不好,回到家中可以看李清照的词。”什么样的好事,也感动不了心情不好的人。比如,霍英东重奖奥运健儿,获得金牌的体育明星,如此感动所有中国人的事,也打动不了心情不好的人。只有谈起“文化中国”的理念,谈起儒教、新儒学,谈起佛教、伊斯兰教,谈起自己的文化理念,才能展示他们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不光是中国有怪现象,外国也有怪现象。记得美国人类文化学博士帕克木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很怪的,恪守礼节,办事缺乏精确。”我对他说,你们美国人比中国人还怪,就以艾兹拉·庞德为例,他迷恋中国古代诗词,痴迷于汉字研究,达到了疯狂的境地。在《比萨诗章》里,他把汉字直接搬进英文诗行间,有几个美国人读懂那些醒目的汉字呢?那么,研究现实之外的学问的意义何在?帕克木博士耸耸肩说,中国有的作家一旦出了名,就弃笔从政,圆升官的冷酷迷梦。不要各种名誉的是张承志,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古城与废墟之间自由行走。

向辉:对一些普通读者来说,张承志的冥顽不灵、不识时务,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他们对张承志的敬仰,仍然徘徊于对他的《北方的河》和《心灵史》等作品的审美层次上,还没有意

识到在他敏锐的思想、犀利的文笔、锋芒四射的人格魅力的背后,隐匿着“在哲学思考中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而且他“糊涂、顽固、出奇地不懂政治”的隐退行为、反思深度和批判精神似犹在我们之上。在文学创作、文化批判、历史研究和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他获得了一个选择机会: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可能张承志正是在某些方面无所求,所以才能无欲而刚,保持了虔诚的“圣人之心”。他的《以笔为旗》和《谁是胜者》,实际上是从对人文领域的哲学考察开始,逐步走向对中国哲学传统的批判思考,最后则日益自觉地推进到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彻底反省。颇让人寻思的是,张承志离我们这个躁动的时代越来越远了,他是不是从所谓的“语言游戏”、“问答逻辑”、“活的隐喻”、“消解方略”,转向力图在物质欲望和世俗观念的重重包围下杀出一条突围之路?

傅查·柏拉图说过:“哲学是人的思想的本性。”我们不能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来阐释一个作家卓尔不群的生存状态。在康德的时代,欧洲曾流行着一句绝妙的双关语:“No matter, never mind(没有物质存在,别介意)”;真正的作家在困惑面前,不是放弃文化批判和哲学思考,而是期待转折的发现。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一些庸众来说,成了滚滚而来的财富的庞大储运基地,这为人们心中蛰伏或诱发出来的各种欲望的实现与满足,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证。但欲望追逐的复杂性,呈现出散发着一股呛人的血腥味的精神图像,人们的价值观、情感、心绪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与物质的分离,从物我转向纯精神状态,是没法活下去的。张承志的“隐退”,或许对这个物质时代做了某种暗示,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任何实际的品德、勇敢、节制、豪爽、谨慎、友谊都不足以

定义‘善’，如果离开了本义的‘善’，其他品德也可以转化为‘恶’。”在一个充满物欲、情欲和私欲的时代，张承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作家，他回避传统的“人伦”与“事功”，甚至文明、法律和社会控制，试图重建现代人格和宗教信仰的构想；另一方面，他反对“教授阶级”（Professorist）的专业局限，重视发挥知识的社会作用，倡导综合性文化批评，努力调解着过渡时期的思想冲突，宣扬宗教意识和现代精神合一，以承受现代生活巨变中的压力，维护文明的秩序与统一。

向辉：在我看来，张承志现在的主要努力，就是想要把我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从独尊话语的牢笼中走出来。维特根斯坦说过这样一句名言：Don't think, but look（不要想，而要看）！这个“看”与胡塞尔的“直观”极为相似，而我们借用哲学家“本质直观”的目光，来审视中国社会时，发现从孔孟时代以来，在整个封建时代，知识权力一直跟政治权力联姻，使我们多少代中国人无法摆脱独尊话语的桎梏。相比之下，竞争成了商业社会的灵魂，但随着物质欲望的满足，在文学领域开始出现了“欲望化叙述”、“身体写作”，以及“局外人”形象的再度出现，他们是叛逆的、另类的极端，既是对传统叙述的反动，也是对现代叙述的艰难扩充。以韩东、朱文、卫慧和棉棉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作为文学传统的叛逆者，他们不再写国家命运、民族苦难、社会道德、人生态度和文化审美等内容，而男欢女爱、日常生活、身体感受、个人欲望占据了主要的内容，所以许多评论家认为他们描写的是“个人的性状态”，是“格调低下”或“不道德的文学”等等。韩东们的言说与书写，是不是在打破知识权力的控制，争取思想的

更自由的呼吸空间？或者把这种“低调写作”视为一种物质时代的病态写作？

傅查：要做到彻底的叛逆，就要有睥睨一切的傲世勇气，那种知天乐命的顺世者，或是玩世不恭的游世者，是当不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的。勇敢等品德不仅可以来自知识，而且来自情欲和疯狂。对“晚生代”制造的文学现象，李敬泽、葛红兵、谢有顺、宗仁发和吴炫等评论家有专门的著述，我在这里就不必赘言。从伽达默尔的“悟如何可能”出发，或者援引庄子的“小知闲闲，大知间间”，我们可以诊断出知识权力系统的各种历史症结。在这种独断的现代语境中，朱文、韩东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把来自知识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体意象”，那种“遵命写作”的东西，一骨脑儿全都“悬搁”起来，就像德里达“涂掉”所有概念一样，寻找贴近时代的、内心深处的、更直观的表达方式，探讨比逻辑思维更深一层的生命意识，而且比传统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意识、反思、我思、自我，以至心理、内省、性体验都更深一层的“可以领悟的存在”。所以，他们是敢说真话的人群，说出了某一个领域或阶层的生存状态，读起来既可亲又可爱。荷尔德林说，语言是最危险的东西。说漂亮话、恭维话和唱赞歌时，语言极其动听悦耳，正如海德格尔说的那样，语言是“既澄明又遮蔽的东西”。如果“遵命写作”者善于用语言的“澄明”部份的话，那么“晚生代”则用语言的“遮蔽”的部份，后者的心智洞见、精微感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正代表着他们的高度成熟——他们克服了理想的冲动，倾向于体验和表达现代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矛盾，更加深入地开挖意识的“秘密深井”，提高对人类处境的认识和预见能力。

向辉：在卫慧和棉棉眼里，大城市的生活变得愈来愈纷繁紧张了，那衰竭的神经全靠强烈的刺激和纵情狂欢，才能振作一点，而每当这样做过之后，又变得更加衰竭和劳累，随之各种“问题人”就出现了。她们的作品，也不再给人们以美感享受，她们所关心的都是一些能引起争论和最能挑惹起各种刺激的问题。她们挑动肉感，促使人们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快乐，让人蔑视一切基本的道德准则和所有理想的需求。她们描述病态行为和性变态者，把有关龌龊的、恶心的、反叛的种种古怪的问题塞到人们的脑子里。电视节目、各类广告、流行音乐也使出浑身解数，以最为刺激的表现形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创造性艺术也发生大转变，开始偏向那些丑陋的、讨厌的和暗示性的东西，它抗拒现实，毫不迟疑地把生活最丑陋的方面呈现于我们眼前。

傅查：中国有句老话，家丑不可外扬。我们这个时代的毛病，像一只漏水的船，千孔百疮，危机四伏，新贵们却福上加福，平民们则穷途末路。海德格尔说过，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晚生代”的反叛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时代的毛病，只能用最纯真的活动，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来治愈，文学问题的毛病，要以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相反，文字游戏因此而失衡，就像膨胀而空虚的气球在空中飘荡一样，文字的意义比泡沫更像泡沫，谁还去思考蒙田的哲学，关心个人无德的现象呢？深层的意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盲点。

向辉：心理学家荣格曾经预言，心灵的探讨必定会成为未来一门重要的科学，因为心理学是一门人们最迫切需要的科